

心香一瓣
xinxiangyiban

拍鸟,要把自己变成一棵树

□ 赵亭

自从学习摄影以后,也曾经想把拍鸟当成一种乐趣。作为新手,没敢买太好的设备,只买了一个180—600的变焦,光圈也比较小。

住的地方离北湖比较近,那边有河鸭,有白鹭,还有野鸭,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到那边去转转,希望能拍到一些好的鸟的照片。

由于爱好来得比较晚,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,到北湖去转的时候,也只是赶到了冬天。很多候鸟在这个时候都飞到了南方去过冬。所以我在冬天的北湖里,拍的也只是一些像喜鹊和野鸭之类的留鸟,而且拍得都不是特别好看。

拍得不好有几个原因:首先是因为冬天的天气比较阴沉,光线不好;其次是因为北方的这些留鸟大多也不是很漂亮;再次是因为每次拍摄,我总是追着鸟拍,而鸟却总是躲着我飞,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机位拍这些鸟。

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,天气比较晴朗,院子里桃花、海棠开了满园。坐在屋里就能够听到鸟的鸣叫声比冬天丰富了许多,知道是有些候鸟飞回来了。心里想着,春天的花荫里,应该有些鸟值得拍一下,于是就拿起相机,走到了楼下。

起初的时候,还是像过去一样,拎着相机在院子里跑着到处找鸟。结果要不就是



赵亭 摄

看到了鸟,走过去鸟飞跑了;要不就是在附近有一只鸟,却是逆着阳光,根本就不可能拍得好;要不就是一棵树,已经长满了绿叶,鸟在里面鸣叫,但你却看不到它,或者你看到了它,但周边全是树叶,你无法迅速对焦,也无法在照片中充分表达这只鸟。

就这样,围着院子转了一个大圈,没有拍几张照片,倒有点像锻炼身体。在回来的路上,我看到前面有一棵树,叶子还没有完全长出来,阳光洒满树干,于是就

灵机一动:如果我躲在不远处,这棵还没有完全长出叶子的树干上,如果飞来了鸟,我一定能够很好地拍摄到它。

说干就干,我就在距这棵树五六米远的地方,找了一棵长满叶子的树,并紧紧地靠在了它的身上,眼睛却瞄向了那棵目标树。

果不其然,没有几分钟,就有一只小黄雀飞到那棵树上,正好又有阳光洒到了它的身上。此时的我有点惊喜,举起相机慢慢地瞄向了它。啪!定格了一张。我

心里默念着:不要跑啊,不要跑啊!同时迅速按动快门。我完全没有想到,这只鸟根本没有跑的意思,反而在我面前不停地“搔首弄姿”摆造型。它的头一会儿向左,一会儿向右,有时候还向我抛媚眼儿,似乎需要我确认一下眼神。

终于,这只鸟拍完了,我又等待下一只。没想到,下一只就飞到我倚靠的这棵树上,就在我的头顶上。我看到了它,想从下面拍一下。但是,由于对焦距离过近,我无法按下快门。如法炮制,我换了一个机位,还是瞄一下那棵树,我又拍到了另外一只鸟,同样搔首弄姿,同样确认眼神。

此时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认识:你要想拍到一只鸟,不要追着鸟到处跑。因为鸟的足迹可以在高处,也可以在空中,也可以翻越山岭,也可以穿越大河,而你的足迹却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。然而,如果你到了鸟喜欢栖息的地方,什么也不用做,只需要把自己变成一棵树,鸟就会自己飞过来找你,因为鸟天然把树当成家园。

我曾作过一场演讲,告诉大家要向树学习——我们要长成一棵大树,必须要向树学习,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,朝着阳光和风雨一动不动。现在看起来,就算想把一只鸟拍好,这个道理也还是正确的,不要追着鸟去跑,把自己变成一棵树。

夏夜的荷塘

□ 陆章健

夏夜的月光
照着浅浅的荷塘
萤火虫的招引
诱我走近一片荷香
离采莲的日子还有点远
应该遇不着采莲的姑娘

走近荷塘
或许会遇见蹲在荷叶上的青蛙
游走在池水里的鱼虾
我最想遇见的是儿时的童谣
走近荷塘
我在轻轻打捞着记忆的时光

土地的守望

□ 张广亮

洗脚进城
将土地转包
给别人实现梦想
只留下一点菜地
一点点念想
一点点感伤
一点点回味
一点点守望
留下一个零距离亲近土地的机会
让那些褪了色的乡村记忆
在这里复活、清晰和成长
在这一分多的土地上啊

承载我太多的梦想和希望
早了我盼雨
涝了盼阳光
翻地,播种,浇地,施肥
一切都是那样熟悉,顺理成章
恍惚中
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泥地里
呼喊、挣扎和奔跑
猛抬眼
却发现
联合收割机穿梭
欢声笑语如浪

最难忘
zuizuinanwang

姐姐的平凡人生

□ 张芳华

2024年4月26日,农历三月十八——这一天,是姐的忌日。

姐患的是一种疑难杂症,虽经镇、区、市、省各级医院多方救治,却终因回天乏术而使其生命定格在了82岁,给所有亲人留下了莫大的遗憾与哀伤。如今姐虽与我们阴阳两隔,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眼前浮现,我们对姐的思念与缅怀将永驻心间!

我们兄弟姐妹中,姐最大,其次是我,下有三个妹妹和三个弟弟。姐与我们同父异母。其生母病亡时,幼小的她毫无印象。故而我们八位兄弟姐妹,实则都是在同一父母养育下成长起来的。这自然得益于我们拥有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。她对姐不仅视同己出,而且倍加呵护,倾心教养,从而造就了姐从小就健康的体魄和懂事明理的品质。

姐的优良品格最早体现在对弟妹妹妹的关爱上。记得在我小的时候,除了爷爷、

奶奶和爹娘的疼爱,便是姐姐的亲密相伴了。当年农村孩子多,大孩照看小孩,就像猫衔老鼠一般,姐这只“猫”可没少“衔”我这只“老鼠”。姐抱我、背我、护我、哄我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。我自幼淘气爱动的天性每每牵动着姐的心。每当我出去玩要久久不归,姐总是四处找寻;每当姐做好了饭,姐总是满处喊我来吃;有时我因故怏气,姐总是耐心劝慰,直至我破涕为笑。说起姐的关爱,弟妹妹妹们都能讲出许多鲜活的故事。重温大半辈子以来兄弟姐妹间的骨肉情谊,大家对姐的怀念,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不尽!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姐中用的范围越来越广。她颇勤快,见活就干,院子和房间常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姐从小就学会了烧锅做饭,给母亲帮厨,洗碗、刷碗,啥都干。母亲的厨艺在她身上最先得到了传承,发面、蒸馍、熬粥、擀面条、包饺子、炸丸子、炒菜、煮肉,样样行。她早就跟母亲学会了

一手好针线活,她做的方口鞋,我穿上既舒适又美观,与母亲做的合体衣裤相辅相成,格外体面。

随着岁月的流转,姐逐渐长成了一名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。不仅在家中样样能干,而且早早就加入到了村队集体生产劳动的行列,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。青春焕发的姐姐成了生产大队“花木兰班”的成员,无论是耕种、收割,还是挖沟、挑壕,时时处处一马当先。她为集体生产、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力量,又为家里挣得了高等的工分,赢得了五邻四舍的交口称赞,在十里八乡皆传为佳话。

姐在家中接受的诸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博爱、孝顺等传统理念,以及平时耳濡目染的爱国、爱党、爱集体等方面的教育,潜移默化地熏陶了她的心灵。她从来都崇尚正义,信奉真理,尊老爱幼,孝敬长辈,礼貌待人,谦恭和气,备受家人和各方好评。

姐20岁那年结婚成家,不久,在家排

行老大的姐夫及其二弟相继应征入伍。为了替公婆分忧,让兄弟二人安心为国效力,她甘愿辛勤付出,不仅对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公公婆婆恭敬孝顺,而且对几位小姑小叔关心照顾。每天早起晚睡,昼夜奔忙,除了洗衣做饭,承担各项家务,还要加班加点种好自留地。在生产队,她更是继续发扬当年在“花木兰班”的光荣传统,时时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其突出表现引起了党组织的高度关注,姐很快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及至后来,随着四个儿女的相继出世和丈夫转业到地方工作,姐姐始终心甘情愿地坚守在农村故园。直至暮年,她那颗日夜操劳的心和辛勤奔忙的脚步,一刻都没有停歇过。

有位哲人曾经说过:“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。”姐的一生,是勤劳与奉献的一生。正如“伟大出自平凡,感动在于真爱”那样,姐永远活在我心中!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金黄满篱院

□ 孙浩

我又一次站在了姥爷屋后的篱院里,眼前是洋溢着笑脸的一片金黄。

姥爷已在这儿躺了七个春秋,没有墓碑,没有坟茔,只有晨霜晚露,朝霞暮阳。姥爷走了,留下了这一篱院的油菜,也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温馨追忆。在某个微风和煦、恬静优雅的午后或黄昏,载着往事的溪流常常会在我的心田浸润流淌。

那年我刚上初中,学校就在镇上。每次去学校,我都从那道开金黄的篱院经过。到了地头,我一眼就能望见在菜花丛中查看长势的姥爷。

得胜的猫儿欢似虎。“姥爷!姥爷!”我蹦着跳着往油菜深处跑去。姥爷不心

疼被我踩坏的油菜,却连声嘱咐我:“小心小心,别刺了手!”我哪管这些,等到了姥爷跟前,早已“遍身鳞伤”。

爷俩一前一后从油菜丛出来,坐在地头唠校园生活,唠世故家常。

姥爷起了烟瘾,就拿出烟袋,叭嗒几口。烟雾在地头弥漫,我一时竟分不清闻到的是烟叶味还是油菜香。

姥爷从不问我的成绩,但却无时不在牵挂着我的学习。一次临别时,我给姥爷背了一篇文言文,是沈复的《浮生六记·闲情记趣》。当我背到“昂首观之,项为之强”时,姥爷竟也扭了扭脖子。莫非姥爷听懂了,还是只是巧合?这个谜底我最终还是没有解开。

有时考砸了,姥爷就拿种地的体会开导我:“娃儿,以前水利条件差,种地,就是看天吃饭。我每年都尽力耕种,把农活干得漂漂亮亮的。但有时‘天公不作美’,仍然会歉收。可我心里坦然无愧呀!再说,凡事就是应该先尽最大努力,至于结果如何,天道总归是酬勤的!”

我于是释然了,脱了鞋袜,撒开脚丫子围着油菜地跑起来,直跑得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,才接着近前的一株油菜花仰面躺下。

前几天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,姥爷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。我正疑惑:姥爷去哪儿了?这时,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是姥爷。他挨个屋里看了一遍,又匆匆

匆地迈出门。我忙跑过去叫住他:“姥爷,您去哪儿?”姥爷微笑着:“我想你们了,回家来看看,我看吃的喝的都有,地里活也忙完了,就放心了……”话未说完,姥爷就往屋后走。

我猛奔到屋后,却见姥爷已经走进了篱院。他边朝前走,边把身子埋进油菜丛,嗅嗅这朵,摸摸那朵。我尽力去追,却总也追不上。无奈之下,我只能冲着姥爷的背影大喊:“姥爷,等等我!等等我!”一梦醒来,呆坐床头,泪水满襟。

人,在现实中;魂,却依然锁在金黄满地的梦境里。残阳西隐。我多么希望姥爷此刻仍躺在藤椅上,一脸的笑,一脸的慈祥,依旧守着他的那片金黄。

心灵站台
xinlingzhan tai

午后的拜谒

□ 殷修亮

济南市,大众公园——这是我第三次拜谒著名诗人桑恒昌先生。

2023年5月7日、8日,我有幸在济南参加第四届长河文学颁奖活动。8日下午去长清的马山采风回来,便和临清的文友林春泉相邀去看望桑老。我们走出济南泉林大酒店,春泉便给桑老打电话,说我们要去看望他。来到桑老的住处时,桑老已经泡好了茶在等候我们。

和2018年第二次见到桑老时相比,他的身体显得虚弱了很多,也消瘦了很多。原来,桑老最近刚从医院出来。桑老说老了,身体各处都有问题了,人都会老的,这是自然规律,谁也免不了。桑老漫不经心地说着,像是说给我们,又像是说给自己。

很快,桑老就把话题扯到诗歌上来。桑老说,写诗最重要的有两点:一是构思,二是语言。一首诗一定要有好的构思,不去构思哪会有好诗?写诗不要重复别人,

也不要重复自己。写好了是诗歌、散文,写不好就是一堆文字垃圾。桑老就以一首《一碗油盐饭》为例说明构思的重要:“前一天放学回家/碗里有一碗油盐饭/昨天放学回家/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/今天放学回家/我炒了一碗油盐饭/端到妈妈的坟前”。桑老给我们详细地谈了这首诗的巧妙构思,我在一旁暗暗佩服桑老这个年纪还有如此好的记忆力。对于诗歌的语言,桑老举例说:“蔡伦的那张纸/是最差的纸/但又是最珍贵的纸”,看似平淡的语言,却充满张力,诗意丰沛,令人深思回味。

桑老又给我们谈起老一辈艺术家的高风亮节,他说到著名画家李可染的轶事。有一次,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李老,一进门便说李大师好,我们想采访一下你。李老说,我不是什么大师,我养了两条狗,一条叫大师,一条叫北斗。然后对着小狗说,大师,大师过来,有人采访你。说完桑老大

声笑起来,我们也笑起来。桑老说,李可染大名鼎鼎,尚且幽默、谦虚,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成绩,有啥可翘尾巴的?别说翘尾巴,我们需要剪掉尾巴去做人。桑老又谈到作为诗人要有诗人的思维。他母亲去世时,桑老还是个孩子,后来每次上坟的时候,桑老都会觉得母亲总是背对着自己,如果她转过身来会是什么样子?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,才有了桑老一首首“哀哀泣血的怀亲诗”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桑老讲的《鲸落》的故事。桑老语气缓慢地说: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会用尽最后的力量跃出水面,和天空进行最后的拥抱,然后沉入海底。但它的身体腐烂后,会滋养附近一片水域的鱼类和植物。他停了一下,才意味深长地说,作为诗人的我们,一辈子又能为诗歌做些什么?桑老说完,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,活过80岁之后,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但只要

不死,活一天我就要写一天。说完,桑老从沙发上站起来,慢慢走进书房,铺开宣纸,为我和春泉每人写了一幅工工整整的楷体寄语。他给我写的寄语是:“诗是从心里疼出来,在心上生长的文字,没有肝胆人生,哪来血泪文章”。我双手捧着桑老的墨宝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沉重。桑老一生挚爱诗歌,写出了无数震撼人心的优秀诗作,同时还扶持了许多诗歌新人,使他们成长为当代诗坛著名的诗人。桑老不正像海鲸一样吗?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扶持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诗人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不知不觉和桑老交谈了两个多小时。考虑到桑老年事已高,又出院不久,不能太劳累了,我们便依依不舍地与桑老告别。桑老送我们到门外,频频与我们招手,还再三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。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我的眼睛湿润起来。



曹风

莲心荷梦

张成林 摄

小院一抹月季红

□ 鲍静

不经意间,一抹红色映入了眼帘——早就盼望着的月季花开了。

晨光里,一朵朵月季花在枝头昂首怒放,花瓣片片,殷红鲜亮,露珠点点,衬托得月季花更是楚楚动人、落落大方,微风拂过,如同一团团跳动的火焰!顾不得洗漱,急忙站立在月季花前,凝视着那朵朵花儿,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那月季特有的玫瑰、水果、红酒的混合香气在空气中弥漫,不由自主地做了几次深呼吸,那香味儿真是沁入肺腑……不知何时起,我喜欢上了月季。

虽说月季的品种繁多,颜色各异,形状不同,但是我还是认为红色的大花月季最美。它姿色诱人,香气四散,色彩艳丽,丰满,雅致。喜欢月季,细想一下,是喜欢她月月花开,周而复始,脉脉不断;喜欢月季,是喜欢她春来春去不相关的性格。每年初夏,她便悄然绽放,落落大方,香味浓烈扑鼻,而且自此便花儿不断,美艳常新,直至“霜降”,乃至初冬!

有人说月季之所以称之为月季,是因为她花开四季,季季有花。对此,我稍有异议。我认为是枝上的花谢修剪以后,到她发出新芽,开出新的花朵的时间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,才把她称为月季的。也正因此,月季才会在每个季节里,每个月里(寒冬里不再)或者每天都回一波接一波地开花,才会层出不穷地展现她的漂亮、她的靓丽!难怪宋朝诗人韩琦早有诗赞:牡丹殊绝委春风,露华萧疏晓晚丛,何以此

花朵艳足,四时长放浅深红。喜爱月季,喜爱月季花较强的适应性,她对土壤不挑剔,无论肥沃还是贫瘠;对气候要求亦不严格,耐旱又耐寒。所以月季花就成了人们用来装饰点缀闹市、街道、庭院、美化环境的花卉,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观赏花卉。不信你看,公园内,单位里,校园中,幽静处,小路边或者农家小小的院落之内,你只要嗅着,不由自主地做了几次深呼吸,那香味儿真是沁入肺腑……不知何时起,我喜欢上了月季。

小院里温度毕竟比旷野里的温度高点,春天来临,月季便早早地发出了新芽,此后,慢慢地长出新叶。每天清晨,洗漱过后,我总要围着花坛转上那么几圈,一边用毛巾擦拭着脸上的水珠,一边清点着现出的花蕾个数,计算着花开的日子,满心期待花开灿烂。临近五一,花坛里的月季便会花开满园,此时此刻抬眼满目是花!此后的一段日子,夸张地说,我觉饭甜,不觉酒香!聊以安慰的是,仅留的那两株月季移栽在了窗前,还一如既往地发出新叶,长出花蕾,开出一朵朵花儿,月季是那么热烈,那么香艳,悄无声息地润饰着我家的院落,陪伴着我的春夏秋冬。